



策散筆文

曹聚仁著

曹聚仁著

文
筆

散

策

商務印書館發行

前記

莊子齊物論，託之於子游子綦的問答，用以說明「天籟」。子游曰：「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道家把一切世間的「有爲法」歸之於自然力的推動。我且引伸其義，說社會上一切變動，都爲經濟力所推動；「我們的存在決定我們的意識」這幾乎可以說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了。

我相信世間並無「無所爲而爲」的文章，白居易謂：「文章合爲時而作，歌詩合爲事而作；」至少我的執筆爲文，都是「有所爲而爲」，和白居易的話相一致的。三年以來，中國學術思想界感受這劇變社會的刺激，前波後浪，洶湧而至。在大潮流中，我也曾如泡沫一樣在浪花上浮起；先先後後，寫了近百萬字的「雜文」。我決不自己菲薄自己，對於推動時代前進，決不躲一點懶；我的雜文，已經盡了「爲時而作」的職責。

保存在此文筆散策中的約有十二萬字，許多部分曾激起熱烈的辯論；那些重要文獻，我也蒐葺了一部分附在這散策中。子綦曰：『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我之爲人，本來不是『沖淡』的一路；其在文章，也只是『間間』、『詹詹』，非常醜拙；北齊士子『自矜才華』，爲妻子所笑，我也只得爲妻子所笑的了！

是爲記。

目次

第一分 歷史小品

比特麗斯會見記·····	一
焚草之變·····	六
葉名琛·····	一五
井州士人·····	二一
劉楨平視·····	二六
孔林鳴鼓記·····	三〇
歷史小品勝談·····	四四

怎樣寫歷史小品……………六一

附 略談歷史小品……………天帝……………六四

第二分 論癡散策

說因緣……………六九

關於適然史觀……………七七

附 文學上偶然論的擡頭……………虹影……………七九

關於或然論和必然論在歷史上的應用……………川麟……………八四

所謂『適然史觀』……………舞勺……………八九

機械論者的觀點……………舞勺……………九六

『偶然論』在上海……………胡繩……………一〇一

說餓……………一〇五

阿Q的父親·····	一一〇
論『文人相輕』·····	一一六
程克猷的天才·····	一二五
談魏晉文人生活·····	一三一
『百無一用是書生』·····	一三五
『盛世危言』·····	一四〇
和戰得失篇·····	一四四
清末報章文學的起來和它的時代背景·····	一五八

第三分 國學揚棄

顏李學派之讀書論·····	一八七
要通古書再等一百年·····	一九六

無經可讀……………二〇〇

勸世人莫讀古書文……………二〇四

孔子誕辰雜感……………二〇九

我的讀書經驗……………二二三

河南考古之最近發現……………二一九

李濟博士講演……………

第四分 瓢語

許由……………二三一

說輪迴……………二三四

鬼的生活……………二三七

「元旦書紅」……………二四一

自罪……………二四五

哲理詩……………二四九

運命……………二五三

比特麗斯會見記

「愛情的大神在這時便突然下降，

他來時氣象的莊嚴，真使我現在還不敢回想。」

——但丁新生

沿阿爾諾河邊上，我和比特麗斯（Beatrice）緩緩地一步一步走去，一同下了小船。她穿着橄欖色的樸素的紗衣，和樹林、蘆葦、草原的彩色相調和；她的影子照在水波裏，彷彿天上倒映下來的明霞。她默默不語，她凝視着我，那無比的秀媚的眼睛。安琪爾，他回到林拔住所去了；比特麗斯伴着我渡向阿爾諾河的對岸——地上的天堂。

在夾道的槐樹下，我伴着她一同走。知了在槐樹上嘶鳴着，顯得這境地格外幽靜，可以聽到我

們倆的呼吸。

「她是神，她是大自然的主宰，她是智慧和美麗的大融和。」我想。

我彷彿看見她的周圍有無數無數的天使圍繞着，唱着歌，散着花朵。假使我是塵土，我心甘意願地讓她踐踏。

「剛纔回去的那個是誰？他和你從那兒來？他回到那裏去？」她問。

「他，委琪爾，詩人，也是哲學家。他說依着你的意旨，看顧着我的運命。我們周歷過地獄的階層，我們在地獄之門上看見「進到這裏來的，所有的希望都棄絕了」的文句。現在，委琪爾，他回到那陰鬱的老地方去了。」

「D. 我看見你總是一副憂鬱的嘴臉，不也有值得浮上微笑的時候？」

「B. 微笑？我現在是在浮上微笑了，在你的跟前。從前我相信黎明期總該不遠了；朝陽一出來，我們可以過愉快的日子了。我現在知道目前正在漫漫的長夜，北極光偶或透了起來，面前仍是這麼漆黑，沒有一綫光明。」

「在黑暗中走，也沒幾個同行的淘伴嗎？」

「記得當初同行的也有一羣人，大家都很年青，相信自己在黑暗裏能够睜開眼看，相信摸索摸索，總可以走出這黑暗的圈子的。沒有多久，淘伴們有的逃回去了，有的在陷阱裏倒下去，永遠看不見了；還有的坐在那裏等待天明。我是這樣孤獨，沒有淘伴，永遠在黑暗中摸索。」

我們兩人走到柳蔭下，我伴着她坐了下來。面前是小河，水面給微風吹拂着，皺起一層軟弱的波紋。頭上，這樹的知了和那樹的知了錯綜地奏出慢長的嘶聲。後面，草地上那長頸的白鵝踱了過來，偶或拍着翼子大聲叫起來。我這時覺得以前什麼都是幻夢，惟有這大融和是真實；但又覺目前這大融和是幻夢，真實的必是那些可怕的惡夢。她彷彿也覺得似的，她問我：

「D. 你在想些什麼？」

「要說想什麼呢？那該是真想什麼了。從前我相信有黑和白，是和非這樣分明白的兩面的；我把環繞在我們圈子上的，人，分做朋友和仇敵兩個不同的羣，把我所聽到的所看見的話，分做應該贊成或反對的兩種不同的判斷。我現在知道沒有那麼簡單，在利害的算盤上，朋友和仇敵，

贊成或反對，瞬息萬變，簡直分不清的。沒有一種現實值得我來留戀，我最後的留戀，是「愛。」
比特麗斯微笑着聽他說下去，她不說什麼。

「從前我也曾熱心於政治；我的父親是哥爾夫派，我也就是哥爾夫派的人。後來我因為滅亡的恐懼，我覺得我應當愛國家，乃變成了吉貝林派。當我還在童年，每天去上學，沿途看見地上汪着鮮血的窪；這可怕的影子，永遠擾亂着我。再後來，我逃出佛羅稜薩城，在雷文娜的廢址上，漂泊得很久很久，當青年的狂熱已經消逝，也便從政治的霧圍中退了出來。我想我的心，我的靈魂該有一個安放的去處，像白雲躲藏在巖谷裏一樣。」

我說了「白雲躲藏在巖谷裏，」我的聲音有點發戰。這時，大風正在吹動，空中一團團的黑雲飛也似地送過來，雨點從上頭落下來了。兩腳是一陣接一陣地密集，隔河的樹林為濃霧所罩沒，模糊得不能辨認。我們倆憑着欄干看這空濛的雨景，濺飛的雨珠溼了她的頭髮；只見幾隻青蠅在桌的周圍打旋，白鵝在草地上拍翼子。我覺得剛纔那明朗的景色是一種調和，現在這迷濛的原野又是一種調和。就大自然看，彷彿沒有不是一種調和。而她的明朗的笑容，即是大自然的啓示。

「白雲躲藏在巖谷裏嗎？你沒見白雲裊裊地飛出來？留戀着「愛」？本有明朗的晴雪，也有陰暗的霧雨，也有暴風雨在昏夜狂吼。」

她緩緩地一字一字地吐了出來，一語一句，都有節奏。她的眼睛閃着光輝。

「雨後青山，會更明秀呢！」我說。

天已經晴了，遠山、深林、原野、水波，譜出一曲凝和的新調。她在河邊走着，雍容地，莊嚴地。

「她是神，她是大自然的主宰，她是智慧和美麗的大調和！」

我這樣想着，重復和她一同走下小船。小船在河波上漾盪，白雲在巖谷裏得到牠的歸宿了！

焚草之變

一

楊廣擎着酒杯搖搖晃晃地在蕭后面前踱來踱去，嘴裏含含糊糊地咕嚕着連他自己都聽不清的混話。楊杲那孩子，依靠在蕭后的右膝。趙元楷捧着酒壺在桌邊，替楊廣一杯一杯篩着滾熱的酒。元楷看見楊廣快要喝完了，正準備提起酒杯，楊杲那孩子走過來止住他：

「媽，你看父皇又喝醉了！等回喝醉了，說酒話；『儂，儂，儂，四不像的蘇州腔！』——元楷，你再也
不要斟了！」

「儂，儂，儂……」

「我說，四不像的蘇州腔來哉！」

「小孩子！耐多嘴！耐喝一杯，儂也喝一杯！勿要緊格外，外，外，外！向有人調排儂，儂也勿怕；儂末長城公耐末沈后，落得高興高興來，來，耐喝那一杯，儂末還要喝一杯。元楷，耐那能勿把我格酒篩滿嗒！」

「媽，不要讓父皇再喝啦！父皇真是越喝越糊塗！媽媽，外邊很多很多的閒話，父皇還是這麼糊里糊塗，天天喝酒，媽！」

楊廣全不理會孩子的嘮叨，叫元楷篩了酒，整杯喝了下去，向蕭后照了杯。蕭后在聽楊杲的訴說，也不大理會楊廣的招呼，她低頭吻着楊杲的前額，低聲嘆息道：

「孩子！我是一個女人，你又是年紀小，這有什麼辦法呢？」

她倆正在談論，只聽得酒杯摔在地下，玓瑤一聲，把她倆都驚了起來。他倆擡頭一看，只見楊廣立在鏡前，哈哈大笑：

「蕭，蕭，蕭……你來，來看我這頭頸，誰的刀，這們一刀下去就完結了！哈哈……一刀下去就完結了！」

「陛下發瘋了嗎？」

「蕭后，你有所不知！酸甜苦辣的味兒，都要嘗嘗看，試試看！一刀下去的味兒也頗不錯呀！是嗎？」

「父皇，那末您怎樣儘是喝酒，不嘗嘗別的味兒呢？」

「酒的味兒呀！酒的味兒呀！孩子，你來喝一杯，我給你喝一杯，你就知道了！來，來，來，喝一杯！」這時，趙元楷退出宮外取酒去了。一個宮女走近蕭后面前，在蕭后耳邊低聲說了一些話。楊廣坐在椅上儘撫摸自己的頭頸。楊杲很留神宮女的私語，只聽得她在說：

「驕果們也靠不住了，他們都說要回長安去。外邊鵝一句鴨一句話多得很，有些話，我也不敢說！我看我們的皇上……」

最後一句話，聲音低得幾乎聽不到。楊廣彷彿也聽清這些話似的，忽然立起身來叫宮女走向前來，吩咐道：

「那回交給你的那一罈酒，你放好了沒有？到了緊要關頭，你不要忘記，你給我送上來！蕭后，